

语用学视角下《祝福》中人物的“言外之义”解读

彭世铖¹ 赵秋艳²

1.海贝中英文学校 云南昆明 650000; 2.昆明城市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DOI:10.12238/jief.v6i12.11465

[摘要] 鲁迅善用语言文字的变化来传递言外之义,《祝福》作为教材中的经典课文,其中有多处言外之义值得细细品味。本文采用王建华《语用学与语文教学》中言外之义分类逻辑,按照预设、句类转换、打破语用原则等形式,来揭示文章中一些不常被人关注到的有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小说主题的细节,为教师的文本解读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语用学; 言外之义; 《祝福》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lied meanings" of characters in "Bless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Peng Shicheng¹ Zhao Qiuyan²

1.Haibei Chinese and English School i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650000;

2.Kunming City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Lu Xun made good use of the changes in language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words, "blessing" as a classic text in the textbook, there are many meanings worth savoring. This paper adopts the classification logic of the words in Wang Jianhua's Pragmatism and Chines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preposition, sentence conversion and breaking the pragmatic principle, to reveal the details of the characters, stories and novel themes that are not often noticed in the articl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ext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Pragmatics; implication; Blessing

语用学理论中,动态话语除了表面静止的语言意义之外,大多还有其语用意义。话语的语用意义可以分为一般语用义、突现语用义、色彩语用义、言外之义和文化意义,其中言外之义更多的是由话语以外的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语用意义,需要凭借联想、推理等过程才能理解。本文将按此分类逻辑对《祝福》进行逐一梳理。

一、语用预设的言外之义

预设是话语之外隐含的某种信息,它不属于话语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义)。这种信息作为语用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可以推论出来,话语的预设对交际双方而言是共同的背景知识,所以它可以不在话语表层明言,而隐含在言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祥林嫂花了十二千大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在祥林嫂心中,自己捐了门槛,那自己的“罪孽”也就被救赎了,从此可以重新堂堂正正做人,她认为这个好法子是在柳妈教自己的,柳妈认同,那自然其余的包括鲁四老爷在内的鲁镇人都会认同。她捐门槛后的一系列行动都说明了她预设了“捐门槛可以赎罪”是大家的共知。

二、句类转换的言外之义

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等不同类型的句子有相应的语用意义,如陈述句有表明意义,疑问句有疑问、反诘意义,但在动态的语用中,作为话语的句子常常可以转换成其他句类的意义,如陈述句表示非表述意义,这便是句类转换,句类转换是非常典型的能产生言外之义的一种形式。《祝福》中多处使用了句类转换,产生了丰厚的言外之义。

(一) 祈使句的意义转换

祥林嫂在摆放祭祀用的酒杯烛台之物时,四奶奶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这里的“你放着罢”是祈使句,祈使句的一般语用意义为指令、使动、乞求等,但在文章的具体语境下,就变成了陈述的句类意义——寡妇再嫁,儿子又死掉,你实在是不吉利,实在是伤风败俗的,不干不净实在不配干这样的活。可惜的是这个言外之义祥林嫂没有领会,因为她第一次以寡妇身份来到鲁镇时,全程参与了祭祀,而且都是一人担当,为何现在她不能碰了呢?实在想不明白,“只得疑惑的走开。”其实祥林嫂还是那个祥林嫂,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自己的头上被安了“寡妇再嫁,伤风败俗”的名头,变的是

大家眼里的祥林嫂着实是不吉利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愚昧思想在此处便能窥见一斑。

(二) 陈述句的意义转换

卫老婆子在给鲁四奶奶讲述祥林嫂被婆婆抓回家后的境遇时,说了两次“交了好运了”。看似卫老婆子也只是陈述祥林嫂的近况罢了,但这里的陈述句“交了好运了”的言外语用意义是祈使义——祥林嫂现在生活得非常好,她不会再出来做工了,太太您还是另做打算吧,不要再期待祥林嫂回来做工了!而这种意义转换,鲁四奶奶也听出来了,所以才有了后一段“从此以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祥林嫂反复向镇上的人说自己悲惨的故事,直至全镇的人几乎人人都能背诵,且一听到就厌烦得头痛。于是当他们听到祥林嫂开始说“我真傻,真的,”时,就会打断她:“是的,你只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然后走开了。祥林嫂没有理解这里的陈述句的句意转换为祈使义——求你不要再讲这个事了!我们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正是因为没有理解,所以才有祥林嫂“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她不理解为什么大家突然变成这样,明明之前听她讲的时候“陪出许多眼泪来”,还要“特意寻来听”,为何现在却变得这样冷漠没有同情心?

祥林嫂捐了门槛但还是不被认可后精神越发不好“直是一个木偶人”,这引发了雇主的不满,“‘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在警告她。”鲁四奶奶的“倒不如那时不留她。”这句话当着祥林嫂的面说,就不仅是陈述和懊悔了,而是明确的“警告”——祥林嫂你要是再这样稀里糊涂、没有精神做事,就要辞退你了,快点恢复成之前勤快麻利的那个“祥林嫂”吧,你要好自为之!然而祥林嫂听了这样公开的警告也还是“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寥寥几笔,就把祥林嫂那种麻木、绝望的状态描写得入木三分。

(三) 感叹句的意义转换

感叹句大都伴随强烈的感情色彩,带着表情、表意的语用意义。

卫老婆子给鲁四奶奶讲祥林嫂的再嫁过程时,四奶奶惊奇地说:“阿呀!这样的婆婆!……”这个感叹句一方面表示四奶奶的惊奇,但还有言外之义——这个婆婆怎么能这样过分,强势,不尊重,不顾祥林嫂的意愿,正因为有这样的言外之义,卫老婆子才会接:“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卫老婆子的话更加明确了这个感叹句有言外之义,而她显然是不同意鲁四奶奶的这个言外之义。

(四) 疑问句的意义转换

疑问句的一般语用意义为询问、反诘。同其他句类一样,疑问句的语用意义在具体语境中也可转换。如祥林嫂死后,“我”与短工之间的对话:“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是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里“我”的两次问话都是

典型的询问语用意义。根据语境,年底马上要“祝福”,偏偏有人死了,而这个人整个鲁镇最不吉利的祥林嫂!大家的心情非常郁闷,此时还有人追根究底打听,更是添了几分厌烦。只用两个短句,就将短工——一个代表了鲁镇的普通百姓形象更加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更直观的认识。

三、偏离或遵守原则的言外之义

语用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规则,一是合作原则,一是礼貌原则,它们影响、制约着语言的运用。

(一) 偏离合作原则的言外之义

合作原则是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都有着一种默契的合作,使整个交谈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流的目标和方向。如果在实际交往中,一方违反了合作原则,而另一方又能理解,并根据对方的说话内容进行合理应对,这就产生了“言外之义”的效果^⑦。

(二) 违反量的原则而有的言外之义

量的原则要求说话人提供给听者的信息量既足够又不超出所需要的信息。

面对祥林嫂,鲁四老爷说的话全文共计出现六处,每一处都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却重复出现了几次“可恶!”“然而……”,重复用词似乎与鲁迅的创作理念相悖,但结合鲁四老爷说话的语境,可知这几句重复的话,各有意图。

第一次鲁四老爷说:“可恶!然而……。”是祥林嫂在河边被婆婆抓走后,这里的“可恶!”表达鲁四老爷的气愤,自家用人被外人抓走,有损自己鲁镇权威的颜面。“然而”后面的话被省略了,违背了合作原则中“量的原则”,鲁四老爷并未把话说全,让人摸不着头脑,但省略的正是他的言外之义:“然而这是应该的”,或是“然而这是没办法干涉的”……

祥林嫂被抓后,卫老婆子来四爷家赔罪。此时,四爷说“可恶”针对的是作为介绍人的卫老婆子,她没有查清祥林嫂的背景就介绍来,损害了鲁四老爷的面子。卫老婆子解释后四爷说“然而……。”,这是对祥林嫂勤劳能干的肯定,想要再找到祥林嫂这样勤快能干的用人是不容易的,但肯定的背后依然是鲁四老爷的自私,人被抓走了,他想的是自家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用又便宜的用人了,而不是担忧祥林嫂以后的生活。鲁四老爷话语的省略不但没有影响表达效果,反而传达出丰富的言外之义,让读者了解到鲁四老爷这个自私自利的“老封建”,仅用两个字,便把鲁四老爷这个人物写活了,这样的人物描写细节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三) 违反质、方式的原则的言外之义

方式指的是说话清楚明白,简洁,井井有条,而质的原则要求说话人的话是真实的,有根据的,不能自相矛盾。

“我”作为一个在外求学的知识分子形象,回鲁镇碰到了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也许有罢，——我想。”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

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面呢？……”

“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面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和质的准则。“也许”“也未必”“说不清”等词语含混，违反了方式准则中的简明清晰的准则，“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等语句前后矛盾，违反了质的准则。这些都说明“我”自身的无知无助，“我”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心理产生巨大波动：先是“诧异”、“悚然”、“踌躇”，再到“吃惊”，甚至是“胆怯”。“我”的纠结，矛盾，想关心又害怕，自认为自己读过书有见识但实则上弱小无力的形象，通过简单的一段对话呈现在读者面前。

（四）遵守或偏离礼貌原则的言外之义

礼貌原则由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提出，认为礼貌原则是对合作原则的“补救”，有的时候，说话人故意违背合作原则，是为了“礼貌”，如前一个示例里，“我”在年底回到鲁镇，碰到了流浪街头的祥林嫂，她极其秘密似的问一些“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之类的问题，前文已经谈过，“我”的回答是违反了“质”的合作原则，说假话。但“我”此刻并非想骗人，也不想寓含什么会话含义，主要是出于“同情”礼貌原则。因为“我”了解科学知识，知道人死后没有灵魂一说，但又考虑了鲁镇人的信仰，考虑了祥林嫂的内心渴求，故支支吾吾地不想打碎祥林嫂的“梦境”，想成全她。

那故意偏离礼貌原则便会带上言外之义。祥林嫂丧夫丧子后，又一次来到鲁镇。这一次，她逢人就说自己悲惨的故事，直到全镇的人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说厌烦得头痛。于是有了这样的对话：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这是在分析句类转换时已经分析过的例子，但同时，鲁镇人对祥林嫂的抢白违反了“同情”的礼貌准则，在对她那个悲惨故事听厌了之后，大家不再有任何同情，只有反感。因而当祥林嫂还要述说那个故事时，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打断她，其言外之义也很明显——你天天这样啰嗦，真的太烦了！甚至那个吃素、不杀生的善女人柳妈也是在祥林嫂开始“唉唉，我真傻。”时，不耐烦地斥责祥林嫂“又来了”，仅一个“又”字就能看出其中的不耐烦和责备语气。柳妈接下来和祥林嫂的谈话就更明显地违背了礼貌原则，柳妈使用“我问你”“我不信”，这

些带有质问、否定、主观化的词语，可以发现她的语气很强势，并非将自己与祥林嫂放在同一位置。柳妈和祥林嫂都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但柳妈和其他大部分鲁镇人一样，对祥林嫂是看热闹的心理。

四、对教学的启示

（一）了解鲁迅的行文风格，深刻理解《祝福》中的人物、主题

鲁迅擅长捉摸文字，在行文过程中的几个字，就蕴含着几层深意，想要真正读懂《祝福》，就务必关注言外之义。但传统的鲁迅作品教学，教学内容相对固定，模式化地分析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往往造成作品解读的粗略，解读的结果是“口号式”的，甚至是带着对鲁迅本身的映像而“结论先行”，教师的解读和学生的学习都是浮于水面。通过前文梳理，《祝福》中人物形象及故事的推进里藏着许多的言外之义，人物的对话往往是“话里有话”，只要稍加分析，便能更准确、更有理有据地分析人物，了解故事。教师在解读文本时，要让学生不仅深刻理解词语或句子的字面意义，要小处着眼，考虑到它们的言外之义，从而进一步全面领略文章的意义，理解人物对话的深刻含义。

（二）掌握“言外之义”分析方法，为小说提供解读路径

用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来理解小说教学中言外之义的重要性非常恰当，一些话语的言外之义往往是作者希望表达和传递却又不希望明说的内容，受制于表达创作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环境而不得不隐晦的表达，它可以帮助读者在阅读时有更深、更细地理解。通过对小说中的关键词、句子、段落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表面意义之下所隐藏的深层含义。例如，关注小说中人物对话、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有助于深入探讨文本背后的隐含意义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教师需要掌握“言外之义”这种分析方法，才能在解读课文时更细致、全面深入文本，同时，也能让解读避免落入“表面滑行”的俗套，从而进行有理有据地解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06.本文所引《祝福》原文均出自此版本。

[2]郭晶.语用学视野下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9.

[3]李再红.借一斑略知全豹 以一目尽传精神——《祝福》语用学试析[J].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03（06）：32-33.

[4]杨佳佳.浅析《祝福》中的语用预设[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9（05）：80-84+111.

作者简介：彭世铨，男（1992.9—）黑龙江伊春人，硕士，中学二级教师，研究方向：校本课程、教学设计、语文课堂教学评价；

赵秋艳，女（1990.10—）云南大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本解读、中学语文教学。